

东坡全集

東坡全集

四倍謝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甸齋校

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而已然韓柳曾王之王全集自李漢劉禹錫趙汝礪危素之所編次皆已傳刻至今盛行于世歐陽文惟歐所自選居士集大蘇文惟呂東萊所編文選與前數家並行然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于內閣

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

上升遐矣故二集之傳于世也獨少學者雖欲求之蓋已不可易而得者矣海虞程侯自刑部郎來守吉謂歐吉人吉學古文者以歐爲之宗師也嘗求

歐公大全集刻之郡蠻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蘇公學于歐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復徧求之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

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以與歐集並傳于世既成教授王君克脩請予序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曾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覩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惟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蓋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諸本行于世以歲既久木朽紙弊至于今已不復全矣茲幸程侯慕仰昔賢思其箸述亟爲

尋訪俾散亂亡逸者悉收拾之彙爲一集傳刻於
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觀之皆知學古之作而
無浮靡之習四方郡邑之廣以至遐裔之地亦必
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賸馥後之君子將轉相
摹刻以傳又可及於久遠則侯之幸教學者之意
非獨止於一郡而達之天下垂之後世無窮焉是
其有功於蘇文豈不亦大矣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國史副總裁前翰林學士兼
經筵官郡人李紹序

其言曰人主以

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其言曰人主以國文編纂書林學士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
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
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
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
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
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
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
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
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
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

舍至於軾所箸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寘左右以爲
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己出

綴詞緝句

文之蠹賊

手扶雲漢

幹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

猗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制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
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尙簡策之
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尙書端
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
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
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
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
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
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
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
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
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
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讜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

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

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旣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

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
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
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
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
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
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
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
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
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
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
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
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
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
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言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
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
人言操罔罔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
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
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
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
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
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
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
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
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
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
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
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
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
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
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
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
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
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
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
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
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
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
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